执行主编:刘琳佳 责任编辑:刘雪娇 电话:(0451)84612187 E-mail:lnliuxuejiao@163.com

一纸家书半匣光阴

旧影重现

母亲的旧木箱底,压着一个暗红色的旧木匣。木匣表面的漆皮已经斑驳,边角被岁月磨得光滑,黄铜搭扣上生了一层薄薄的铜绿,却依旧能扣得紧实。母亲说,这是外婆留给她的陪嫁,里面装着外婆一辈子最珍贵的东西,除了她,谁也不能随便碰。



小时候,我总好奇木匣里的秘密。趁母亲不在家,我曾偷偷搬来小板凳,踮着脚去够母亲那只旧樟木箱最底层的木匣。可木匣沉甸甸的,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打开,反而被母亲撞见,挨了一顿训斥:“这是外婆的念想,等你长大了自然让你看。”从那以后,那只旧木匣就像一颗埋在心底的种子,悄悄藏起了我对旧日岁月的无限好奇。

直到我十八岁生日那天,母亲从旧木箱里取出木匣,轻轻放在八仙桌上。她摩挲着木匣的表面,眼神温柔又悠远:“现在,该让你知道这里面的东西了。”黄铜搭扣“咔嗒”一声被打开,里面铺着一层深蓝色的土布,整齐叠放着一沓泛黄的信纸,还有几本封面磨损的笔记本。

“这是你外婆写给外公的信,那时候他们两地分居,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。”母亲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,信纸已经脆薄,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,是外婆清秀的小楷。我凑近一看,信里没有华丽的辞藻,只有柴米油盐的牵挂和对团圆的期盼:“家里的猪崽又长了几斤,孩子听话,你在外安心做工,注意身体,秋收时我去看你。”

母亲一边翻着信件,一边给我讲起往事。外公年轻时在外地的林场做工,外婆一个人在家拉扯着三个孩子,还要操持农活。那时没有电话,书信成了他们唯一的联系方式。外婆总是在煤油灯下写信,把家里的琐事、孩子的成长、庄稼的收成等桩桩件件都写在纸上,寄给远方的外公。而外公的回信,大多是报平安的简短话语,却总能让外婆开心好几天。

木匣里的信,大多是外婆写给外公的,也有几封是外公寄来的,还有几封是母亲年轻时写给外婆的家书。我随手拿起一封母亲二十岁时写的信,那时候她刚到城里打工,信里满是对家的思念。

母亲说,外婆在世时,每天都会把木匣拿出来,翻一翻那些信件,有时看着看着就会落泪。后来外公去世了,外婆更是把木匣当成了精神寄托,常常一个人坐在屋檐下,捧着信件发呆。直到外婆临终前,才把木匣交给母亲,嘱咐她一定要好好保管:“这里面装着我们一家人的念想,不能丢。”

现在,母亲把木匣交给了我,让我继续保管这份家族的念想。那只旧木匣,藏着的不仅是一沓沓泛黄的信件,更是一个家庭的记忆、一份延续的亲情和代代相传的家风。它让我明白,真情不会被时光冲淡,牵挂不会因距离阻隔,那些手写的温暖,会在岁月中沉淀,成为最珍贵的财富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。而这份对亲情的坚守、对家风的传承,也会像旧木匣里的信件一样,历经岁月洗礼,依旧温暖如初。 [山东·济宁] 卜庆萍

时光深处的烟火日常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在县城中学求学,那段日子最深刻的印记,便是学校的学生灶。我们习惯称之为“上灶”。我的老家在农村,距县城不过三里多路,听起来似乎很近。然而,学校规矩严,晚自习雷打不动。若回家吃晚饭,便赶不上自习;若下完自习再摸黑回家,已是晚上十点。夏日尚可,冬日天短,乡间土路坑坑洼洼,晴天扬尘,雨天两脚泥,黑灯瞎火地走,总归不踏实。权衡之下,我索性住了校,从此与“上灶”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住校生的口粮,全靠自家背。同学们多是农村户口,吃的是地里的麦子与玉米。每逢周六下午,便早早归家,夜里忙着收拾粮食。周日一大早,家家户户的石磨转动,将谷物磨成面粉,装进粗糙的帆布袋。沉甸甸的粮袋压在肩上,周日午后便踏上去学校的路。到了灶房伙管处,大伙在门外排起长龙,管食堂的老师一袋袋验看,炊事员过秤。领了二两、一两不等的饭票,再添上每月约两块五毛钱的副食与人工费,这便是我全部的花销。那几张薄薄的饭票,承载着沉甸甸的期盼。

那个年代粮食定量,农村孩子上学本就比城里娃大上一二岁,加之平日里少油水,肚子总是空落落的。教室里常响起饥肠辘辘的咕叫,同学们脸上也多带着几分菜色。最热闹的莫过于中午开饭。下课铃一响,仿佛军令下达,众人端着碗筷,捏着饭票,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涌向灶房窗口。炊事员一人收票,一人打菜送馍或稀粥。随后,大家就地围成圈,蹲在院子里有说有笑地吃。无桌无凳,粗瓷大碗,却也吃得热火朝天,似乎无人抱怨生活的清苦。

记忆里有个画面尤为鲜活。那日灶上把饭菜摆在院中,排队时见炊事员动作磨蹭,一位性急的同学等不及了,竟向馍筐里扔了两张票,顺手抓俩馍拔腿就跑。另一炊事员见状,如百米冲刺般追去。那同学边跑边在每个馍上各咬一口,回头喊:“来来给你!”追的人见状反倒哈哈大笑,不再追赶,当场同学也哄然大笑,炊事员随后也痛快打饭了。这苦中作乐的一幕,是饥饿里的幽默,也是艰苦中的豁达。

我们在饥饿中取乐,在泥泞中跋涉,在那方简陋的灶房前,咀嚼着青春的坚韧。正是这清贫的上灶生活,磨砺了我们刻苦求学的个性。最终,那届同学八十余人考上了大学。如今,那段夹杂着土路泥香、饥肠辘辘与欢声笑语的烟火日常,早已尘封在记忆深处,成为生命里最厚重的底色。 [陕西·西安] 李树发

大别山深处 那抹绿色的向往

1970年盛夏,不满十八岁的我告别家乡,来到位于大别山区的安徽省6910工程1号工地参加“三线”建设。工程下辖三个民兵连,我的家乡舒城县孔集公社(今城关镇)百余位青壮年编为民兵二连。连队干部由县里统一抽调的在职干部担任,班排骨干多为复员军人,全连日常生活实行半军事化管理。

开工后,我因略通文墨被选调至连部,先当通信员,不久又兼任文书、统计员和器材管理员。平日里,我既要处理连部日常事务、测算施工进度,也要搜集好人好事、编辑墙报与战报,还常去指挥部报送报表、领取器材、送广播稿。闲暇时,我帮炊事班择菜洗菜、送水送饭,协助卫生员照顾病号,更多次参加线路抢修与排险运渣。终日与巍巍大山为伴,耳畔是机械轰鸣、坑道作业声,眼前是战友们坚毅的笑脸。在与大家朝夕相处、同甘共苦的日子里,我们结下深厚情谊,我也潜移默化学到了部队的好思想与好作风。

几个月下来,连队首长对我在繁杂工作中的表现颇为满意。一次,我给连部会议室送开水,恰闻首长们议论:“咱们文书小刘若到部队锻炼,定是个好兵!”这话入耳,我心潮澎湃。说实话,那时我夜夜梦回,都渴望穿上绿军装,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

转瞬至1972年春,家乡公社分到某部队外语学院“工农兵学员”推荐名额,我位列第一需赴面试。因山区通信不畅,消息滞后两日我才得知。连队驻地在半山腰,距县城三十多里山路且不通客车。连长为了让我赶上面试,特意协调指挥部运送器材的军车出山。等我辗转归家已是掌灯时分,次日清晨我狂奔至公社大院,无奈未按时到场,名额已转交他人。

这年秋天,期盼已久的征兵消息终于传来。连长鼓励我踊跃报名,我再次接受挑选,终如愿以偿。戴上大红花,我登上军列,一路向东抵达胶东半岛的营房。站在这片热土上,我圆了多年的参军梦。

[山东·烟台] 刘友铸

承印单位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